

金

壺

七

墨

金壺遊墨卷一目錄

鉢池
黃鈞宰
天河

徐警

武昌初陷

金陵被圍

洪大坐

孝丐

雙潛

清河

紀變

海州

銘

孝廉方正

九節銅驢

樓船

四舟子

地道

陳玉標

三

閏七夕

王魯生

蘭生

劉秋舫

李九

張炳垣

楊潛帥

錢江

五言選題

紀事雜作

金壺遊墨卷一

鉢池 黃鈞宰 天河

徐警

咸豐三年元旦風晦白日慘淡冷雨兼旬歷十九日始晴同人遊雲龍山登戲馬臺設飲於黃樓酒半忽見軍士數十人自城下陸續西行詢之則粵賊已抵江甯若輩皆陸帥大營潰散者同人驚愕回署而兵勇入自南城者更多詢之則安慶失守蔣中丞文慶殉難渠自蕪湖敗歸者於是曹君春生老母在南失聲慟哭屠君英

伯寄財京口。徹夜歔歔。或望雲而泣。田園或對食而憂。妻妾不時諱飾言貌。深心若井。至是乃如溫犀禹鼎。各見肝腸。所謂觀人於迫者此也。會予有海嶺之役。文書自省垣。纔城而至。卽日就道。留別徐州云。輕身作健事。長征入耳驚。濤挾怒聲。匹馬短刀寒。日下滿天兵。氣出彭城。

武昌初陷

桂林長沙武昌。同爲省會。同議固守。追賊者同爲向江。諸公而有陷。有不陷。則機會利鈍異也。初粵賊竄攻桂。

林向軍門自永安帥衆介馬疾馳繞出賊前。先一時入省會賊營象鼻山。礮丸入城如雨。又製雲梯。呂公車薄城平。攻公與諸將晝夜守禦。以長竿縛火炬。並煎松膠。瀝糠爲餅。火之。烟障瞋目。賊多墜死。此先聲奪人也。及入湖南。得船於全州。而賊勢一縱。結營於長沙之鰲山。廟天心閣等處。江公忠源望見。驚曰。賊據此。長沙危矣。急率所部爭之。賊少卻。遽趣移壘去。賊營數十武。共汲一井。擊柝聲相聞。自是長沙止南門受敵。向軍門又與部將張國傑等多方擾之。迫賊巢背水面城。當絕。

地○登○有○斬○擒○賊○自○郴州○得○探○煤○夫○千○人○仿○鰲○翻○法○穴○地○
攻○城○城○蟄○數○十○丈○副○將○鄧○紹○良○大○呼○躍○出○城○闕○手○刃○悍○
賊○後○者○復○登○復○刃○之○壓○闕○間○礮○穿○紹○良○右○膊○屹○立○不○動○
并○兵○奮○力○壘○土○築○城○賊○始○退○此○銳○氣○制○勝○也○方○是○時○爲○
王○七○人○大○至○已○成○禽○雲○山○及○洪○逆○妹○夫○蕭○朝○貴○先○後○斃○
於○礮○秀○泉○慮○人○心○渙○散○取○玉○雕○聖○謬○稱○天○賜○脅○衆○呼○萬○
歲○大○搜○民○船○由○臨○資○渡○洞○庭○而○賊○勢○再○縱○其○鋒○不○可○遏○
矣○岳○州○庫○舊○存○吳○三○桂○軍○械○礮○位○盡○爲○賊○有○漢○口○爲○數○
省○通○衢○百○貨○山○集○焚○掠○五○晝○夜○以○浮○橋○徑○達○武○昌○向○軍○

門又自湖南信道追至營於洪山。兵士轉戰三省。未嘗
一日息銳氣。少衰矣。時大營與省兵爲賊壘所隔。勢不
能合。軍門旣燬。賊壘數十座殺斃及驅溺死者無算。屍
骸枕藉。河水爲之不流。日遣敢死士縋城而入。約兵策
應。鄂撫常公大治欲出戰。而守令以民志未孚。慮其驚
潰。欲俟客兵抵城下。始出軍。聲旣鈍。示賊以弱。已而寒
雨大沛。火藥不燃。兵士攻剿經旬。亦極疲困。向公命收
隊。而城不保矣。天河生曰。國初吳逆之叛。朝廷以
重兵扼守洞庭。使賊不得出湖南。一步卒以制其死命。

西南有變，衡湘誠鎖鑰哉。

金陵被圍

賊踞武昌，久向軍門晝夜襲擊，逆衆不能安枕。探知襄樊以北已設重兵，而長江惟建寧一軍，儲蓄不足畏，乃定東下金陵之計。自永安至此，所擄男婦近五十萬人，船以萬計，資糧軍火財帛婦稚盡置舟中。新舊賊步騎夾岸，旌旗蔽野，帆檣如雲。諸僞王皆衣黃袍，僞侯以下衣紅繡龍織鳳，間以雲物及麟獅鸞鶴之屬，冠亦如之。時據船樓上置酒會飲，懸燈張綵，夜半照耀如火。龍畫

擇男女姣好者各傅脂粉錦衣珠飾俾執役於左右後
輸則鳴金搥鼓絲竹間作如世俗之戲十番者長江數
千里僅於老鼠峽東梁山兩遇官兵未及交綏而退總
兵恩長陳勝元中礮落水死而兩江督陸建瀛縮首金
陵矣建瀛之初出師也中軍以下屬葉韃將弁整隊伍
敬候大帥祭旗而建瀛久不出則與愛姬執手涕泣不
忍遽別也

洪大全

大全湖南衡山人幼慧九齡能背誦十三經粗解詩詞

長而深自負屢應童子試未售益狂悖好大言時粵中盜賊橫行不下數十股大全陰察之無足語者乃投洪逆聯宗誼洪亦亟加倚任相與定營制整軍律共守永安而楊秀清忌之積不相能會官兵攻永安急大全因服出城被擒隨營丁主事守右等奉檄獻俘於京師城賊突出千人謀奪之鄒申丞鳴鶴飛書促其兼程前進七日而抵全州下知大全衡產恐爲賊黨篡取乃陽檄陸路驛點撥兵護送而改出水程晝夜趲行置大全內艙塞其窗無少隙又八日而抵長沙大全不知船行

之速。每日到衡州。便當陸行。兵役爲應之。至是紹曰。衡
州到矣。大全出。船四顧曰。此長沙也。不謂汝輩能令我
至此。吾其休矣。雖然。秀清豎子。不從吾言。終亦成禽耳。
途中題詞云。寄身虎口。運籌工。恨賊徒不識英雄。漫將
金鎖綰飛鴻。幾時生羽翼。萬里御長風。一事無成人漸
老。壯懷要問天公。六韜三略總成空。哥哥行不得。淚灑
杜鵑紅。

孝丐

異客彭城。行於城北之衢。見一丐。齒方壯。負一老嫗。年

六十餘乞食於市。觀其衣藍縷綴結不掩肢體。朔風凜冽。股栗不能勝。而嫗身絮襖甚完整。予旣心識之。從之過市。市人與之食。則置嫗簷下。奉食於前。嫗食已。以其餘強之。乃自食。如是者再。予益嗟異。嫗自下走。足微跛。丐左右扶掖之。惟恐傾跌。色藹然以和。進而問曰。若汝母乎。曰。然。曰。得食奉母。正也。然汝身寒甚。不巳饑乎。曰。得毋飽煖以終天年。卽身死。亦樂。凍餓安足憂。天河生曰。嗟乎。窮困而至於丐。竭其力。猶足養親。獨壽命見阨於天。遂無可如何。丐有母。丐而福矣。問其姓。曰。王。不知。

其名沛邑人。子死妻去。有田三畝。去年河決。豐沛間家。被淹沒而丐也。

雙溝

徐郡雙溝鎮。四屬接壤。向爲奸宄出沒之所。每遇盜案。彼此關移。及文投六扇門中。賊去九霄雲外矣。近日潰散兵勇。佩刀帶劍者。所在皆是。尤爲畏途。予過此夜半。暫眠。忽聞門外喧呼。則紅光燭天。鄰舍火起。僕大勿迫。欲行。予曰。出門則行裝頃刻盡矣。毋寧候之。果不免。償汝車也。及明。延燒五家。逆旅屋幸存。出鎮里餘。有裸體

被戕者二人相距不及百步。一傷在額。一傷腹。血浸淫。猶未止也。

清河

粵賊既破金陵。鎮江繼之。卽渡江陷揚州。遊騎於邵埭之南。淮人將遷。貴者歎於室。富者憂於門。貧而强者喜於道。奸謀詭計。至有不忍言者。清河宰吳公仲仙曰。是不可口舌爭也。戮二人。率數百人。疾趨至郡城。且曰。大兵至矣。偏張示諭。備供具以待之。清河人見之曰。賊從南來。縣主方迎往。吾無憂矣。郡中人聞之曰。吳公不妄。

言○必○有○大○兵○姑○且○止○賊○退○遷○者○反○嚮○之○強○而○喜○者○嗒○然○
釋○械○而○歸○

紀變

積○芻○糧○壹○號○令○嚴○出○入○守○城○以○爲○禦○賊○計○也○今○之○城○守○
官○耀○兵○揚○武○不○能○使○賊○不○入○而○第○能○禁○民○不○出○武○昌○金○
陵○揚○州○殺○人○之○多○皆○坐○此○予○行○抵○王○營○聞○南○中○風○聲○甚○
惡○便○道○回○淮○草○木○皆○兵○氣○象○愁○慘○城○門○禁○出○甚○嚴○有○二○
月○二○十○五○日○紀○變○句○云○渡○江○賊○衆○如○雲○屯○萬○家○夜○奪○城○
東○門○風○聲○撼○空○草○木○關○雨○氣○上○逼○星○長○昏○兒○啼○女○哭○慎○

勿○苦○城○門○有○官○方○怒○汝○道○旁○蓬○首○伊○何○人○節○帥○之○女○
千○金○身○朝○居○華○屋○艷○蘭○澤○暮○投○民○舍○蒙○沙○塵○阿○翁○爲○國○
惜○身○力○累○爾○流○離○淚○沾○臆○

海州

端○午○後○一○日○由○鹽○河○達○海○州○及○城○日○將○暮○矣○遠○望○有○黔○
而○長○者○裸○體○負○門○而○立○形○狀○魁○梧○目○炯○炯○左○右○視○如○神○
茶○鬱○壘○伸○臂○揚○掌○勢○將○撲○人○者○然○過○客○環○觀○僅○及○其○腹○
初○甚○異○之○漸○近○乃○知○匪○民○被○獲○官○釘○其○手○足○於○城○門○也○
先○是○一○二○月○暴○客○四○起○行○旅○絕○跡○自○嚴○刑○懲○創○數○十○人○

強徒初飲道路始通

銘

贛榆學署有古槐二。蔭廣數丈。腹空可容一人。陽湖錢
筠士刻詩其中。邑士屬予爲銘。語識之云。虛其中。拙其
外。枝蟠葉蕃。無災無害。余雨農藏一古玉。其面似馬背。
則犬也。亦屬爲銘云。逸羣之馬。不僨輪通衢之犬。不吠
人。可人如玉。誰其倫。

孝廉方正

初。詔舉孝廉方正。贛榆令以李君繡谷應。名實相副。

當之無愧色。而繡谷固辭。其鄉人曰。輦金以爭之。而不
得者多矣。子何辭之迂也。繡谷曰。吾無金。故不爭。吾懼
夫人之疑。若有金也。故辭。今聞益重之。卒具行實以上。
同時某屬應。詔無人。會有諸生某。行誼甚劣。聚賭宿
妓。唆訟詐財。無一不爲。其才又足以濟之。素爲鄉黨患。
卽有司亦無如何。乃與紳士議。以生應舉。不令費一錢。
藉以籠絡束縛之。倘幸而召試錄用。亦可出諸遠方。
爲境內除一害。計定。語生。生大詫曰。歇後鄭五作宰相。
天下時事可知矣。我乃得爲孝廉方正。欣然從之。後以

軍興故未奉 召試某里居自加六品服遇事生風又
加甚焉一日赴妓院僕攜帖袋以從酒朋賭友咸在或
指其頭銜戲之曰君須顧名思義某曰吾固知之人間
事不過爾爾是科吾見辭者二人焉一爲陸小巖師一
爲繡谷繡谷辭之不得遂不辭小巖師曰吾老矣何可
當也必遂所辭而罷

九節銅轟

粵賊初陷金陵聲勢極壯環城皆堅壘自大勝關至七
里洲賊舟聯絡不絕向大臣結營孝陵衛大小百數十

戰奪壘焚船遣散難民水手以萬計。賊始歛戢。一日大霧。公令軍士僞爲賊裝趨其前。而伏兵於壘後。戒以聞礮。齊發。腹背夾攻。賊大驚。自相蹂躪死者無算。千總某左挾長戟。右持虎頭鉤。率衆躍馬登土城。盛氣剿洗。霧爲之開。及歸袍袴皆赤。六人扶掖入營。向公大獎異之。親爲進食。又架九節銅轟於鍾山高阜。護以排銃。更番迭進。我兵乘勢攻儀鳳通濟門。城中火藥崩震。人聲沸騰。勢將驚潰。公望見賊衆如蝗如蟻。兵勇不敵其半。慮攻剿太急。則困獸竄突。所傷實多。且金陵殘破已甚。而

蘇常完富。定計以力保東南爲上策。於是揮兵使退築。長圍以困之。尤專意扼守東壩。并會合鎮江軍力護下。游云。

樓船

揚州城臨運河。城外地狹者。不過二三丈。鹽知事張翊。國使卒肩卒梯城而登。賊衆自焚跑馬樓受傷而返。營務諸員遣勇士密量城垣高低。距河遠近。取上游空運糧艘於船尾。支板斜出二丈餘。累級而上。若雲梯然。預遣參將馮景尼伏兵東岸以待。屆期令總兵雙來力攻。

北城游擊師長鑣駕船至城東船尾適倚便意門女牆東岸亦直接船頭賊衆初見船與城平大駭而散而景尼兵無一至者賊復集縱火焚船雙來右轂中礮昏瞶中再呼殺賊而殞是役爲揚州軍第一奇策誤於景尼一人革職不足蔽辜也

四舟子

是年賊以十軍由皖豫渡黃河躡太行而終踞直隸之靜海縣有舟子四人義而智初秀清旣得江甯卽議分隊由清淮北趨有舟子大言曰北省無水乏糧遇困莫

解○今○據○長○江○之○險○擁○財○賦○之○地○計○無○有○便○於○此○者○乃○止○
清○淮○以○北○獲○安○又○在○皖○北○擄○船○數○千○以○所○得○財○帛○子○女○
實○之○環○結○爲○水○寨○一○舟○子○言○於○賊○酋○曰○百○貨○恃○船○流○通○
今○環○結○於○此○他○船○聞○風○者○不○敢○復○至○布○帛○菽○粟○無○由○而○
來○是○自○困○之○道○也○乃○舍○之○難○民○乘○間○逸○去○者○甚○衆○及○攻○
開○封○不○克○以○二○船○滿○載○火○藥○渡○河○賊○目○十○餘○人○監○之○舟○
子○爲○兄○弟○二○人○密○議○曰○賊○勢○之○熾○專○恃○銃○礮○北○去○何○堪○
有○此○放○舟○中○流○私○鑿○沈○之○賊○目○俱○溺○斃○二○人○亦○滅○頂○而○
死○

地道

江甯賊又分數軍。泝江而上。圍攻南昌。屢掘地道。一日掘甫半城。巾人埋甕於地。伏而聽之。尋其聲而對掘。一隧令敢死士。攜利刃。懷兩洋銃。蛇行而出。適有賊酋服黃袍紅披風者。據地道鞠躬俯視。問左右何時裝藥。何時封門。士突出。遽以利刃劈其面。白左眼。以左頤輔骨。肉皆飛去。衆駭散。不知其何自來也。士復以洋銃左右擊。縱身入隧而回。

陳玉標

海屬與東省毗連。盜賊繁多。而陳玉標爲最著。少時遇捕斷左手。能以利刃縛臂上。而右手持長槍。馬上衝突。當者披靡。又與營兵縣役相結納。官弁怯懦。不敢問。強者或欲擒治。則先有趣之。遠颺者咸豐四年春。玉標率數千人趨海州。挹總李步瑤馬蹶被執。賊勢益張。子團練鄉間。以張生樹坊力。得民兵千二百人。二月既望。梁寶生觀察統兵至州。而密約東省道府。出兵會剿。賊竄贛榆沙河鎮。鎮紳孫氏者。故與相識。歛千金餽之。玉標叩首衆賊前。乞勿淫擄。以報孫氏。孫復爲步瑤請。玉標

親解其縛。長跽請罪。涕泣具言不敢爲亂。勢非得已。束手則性命付人矣。明日觀察兵追至贛榆。賊竄歡墩堡。揚言將犯邑城。而竇欲東趨青口。觀察卽擇要隘。乘夜出陣。賊偵騎從月下望見隊伍靜肅。星火出沒。又聞銃礮聲殷殷。不知其處。偵還報。賊不敢東炊飯未熟。將西行。而山東沂州官兵突出。邀擊我兵。截其左。民團鳴金鼓譟。賊棄輜重遁走夾谷山中。迷亂不知所向。山東兵貪得財帛。不追賊。民團合禽數十人。予參與驗問。無跡者釋之。有內襲婦人衣袴懷金臂數釧者。誅之。又明日。

遣兵搜山。賊蹤既盡而返。而王標卒未就擒。不判所終。

三靠

贛邑西北多山。田無溝澮。崇朝大雨。則民患水災。不雨兼旬。則禾苗枯槁。故邑人有三靠之說。謂造房靠牆。患病靠命。種田靠天也。

閏七夕

閏七夕續娶。隋九薌刺史贈以梨園演劇三日。並屬宰筠。笙明府經紀其事。誼甚殷也。贈聯云。紀閏秋清。爲有雙星遲駕鵲。催妝才富。好傾八斗賦驚鴻。見者皆稱工。

巧王魯生先生筆也

王魯生

王魯生先生名復常熟人善墨梅詩學清瞻當麟公見
亭督南河雅尚文藝先生名重公卿間世傳聞中題壁
句云薄采慈姑儻夙願濃煎益母慰相思臨行互翦羅
衫袖珍重嗟痕好護持先生作也及客贛署年已五十
餘而談論風生意趣瀟灑如故同人中尤與鈞洽鈞嘗
以謗言質諸九翁九翁矢之乃罷先生曰此卽天河磊
落處也若某某者心慙公而口不言其招怨寧有已哉

粵賊之變先生有江千紀事詩錄其六云大將旌旗度
嶺頭五溪毒霧跼鳶愁人過峴首思羊祜賊喜祁山失
武侯篝火頻聞狐語幻兵符旋屬虎牙收更誰解佩元
戎叩天意干戈未肯休千里狼烽一一升臺城空率健
兒憑劫深仙佛靈難救山噤金銀氣不騰戰艦連橋通
北固援兵無路隔西陵艱難獨有諸軍帥苦覓輕舟載
庾冰萬衆環城似守株桓桓使相握兵符雕鍍器皿俱
行帳絡繹珍羞學御厨箋奏漫陳淝水捷詔書空
發羽林孤丹青他日麒麟閣添寫行軍富貴圖潰圍萬

衆忽縱橫對簿俄看作責臣。豈爲僨軍誅馬謖。似聞歸
罪殺袁真。淒涼輦馬分諸將。寥落殘兵聚海濱。不死沙
場死。廷尉英雄千古恨。難伸瘡痍餘生拜馬頭。遺民流
落古揚州。水邊林木營巢燕。望裏烽煙喘月牛。半夜淒
風哭新鬼。一城焦土換紅樓。追窮莫泥孫吳戒。瓜步城
宜力戰收。岸虎何如水上龍。廉頗老去倦彎弓。推心幸
得降人力。持重難收盡敵功。諸將兒嬉同霸上。三軍喜
氣雜桑中。行間特拔君恩渥。珍重威名慎始終。又觸
藩祇計成禽易。出柙誰知制虎難。百騎甘寧能卻敵。三

登華父更翻城。皆一時寶錄也。先是廣西獨秀峰有題壁三十首。遜此遠矣。

藺生

山左藺生。口吃。眇一目。左耳重聽。生平獨善象棋。不取敵子。而能制其命。曰。吾以服人。不欲多殺傷也。時人謂之仁義之師。

劉秋舫

予客青口。主同年劉秋舫家。因秋舫以交李繡谷。蔣蘭泉。余松南。臚圃諸君。招飲無虛日。飲輒爛醉。或放浪踰

禮法秋舫必左右之。夜漏三四下。俟予歸寢而後去。慮其失言過行。貽士夫笑也。予不善治生事。恆於秋舫謀之。秋舫入城。亦主予論心談藝。無倦時。處鄉里善解紛難。戚友大事。咸就理焉。嘗有鄰人訟田。累年不決。秋舫以片言折之。兩造悅服。前後司牧。倚若左右手。公私以財貨相託者。歲不下數千金。而秋舫貧匱如故也。咸豐五年。將以縣令入都。而先於正月病不起。往哭之哀。越日以庶羞清酌。祭諸其靈。而綴以文曰。嗚呼宜君。子死長已。誰謂子病。乃至不起。君死之日。我聞於途。識與不

識重欲累歔。以君之才而折君齒。夫人所悲。況子與子。
君性剛毅。內抱沈潛。寧直而折。不靡而全。君蘊其學。發
爲文辭。霜英秋挺。雲藻春摛。當世永平。囊括衆務。良木
向榮。哲工斯遇。擢景彤廷。趨光雲路。令譽風馳。高才
星聚。致身之道。蓋亦多途。君守載籍。以獵以漁。世嫉恢
奇。衆嗤耿介。骨體之強焉往。不敗黃鵠。折翼躑躅而旋。
芳草在谷。鬱鬱經年。莫涅匪白。莫磨匪堅。衆人高華而
子速邁。及世多故。溷洞風塵。人城而顛。子卓其神。季布
重諾。仲連解紛。事靡鉅細。子集於成。方今州郡。縉紳先

生匪曰利已。卽用諛人。君持以正。卓立中流。錫惠自衆。中亦招尤。往者徐充。姦宄鴟張。街號巷哭。晝夜皇皇。子集壯士。手挈其綱。卒扞枳棘。屏翰一方。靡詛不生。靡祝不死。彼蒼者天。自古如此。惟君尤酷。賁志方長。年強心侈。運否身亡。如驥就途。方駑而蹶。如雲在天。未雨而滅。更有痛者。禍不單羅。母弟繼隕。家難斯多。及身不幸。手無斧柯。悲銜伯道。繼緒靡他。矢心霄漢。託命山阿。君死有知。傷如之何。昔歲癸丑。賊寇兩江。君遊而返。我來此邦。投我瓊玖。勗我科名。凡我瑣屑。皆子經營。世事焚燬。

誰相知心。譬行幽。黯恃子光明。子有良友。競豪且才。非
屑子交。子介以來。春晨秋夕。文酒歡呼。惟此數人。有會
必俱。或飲而酣。載歌載笑。子於斯時。巖巖其貌。酒闌人
散。或止或行。子於斯時。欸欸其情。良會不常。白日如駛。
今見諸君。乃不覲子。披覽遺牋。積篋盈几。目想君形。聲
猶在耳。往子有行。君閉以節。自君之亡。誰箴予闕。子醉
忤君。君默不語。不恤將來。復誰貫我。嗚呼。秋舫光曜。何
存。聞君在薨。寥落無人。昔日之日子。勞其身。朝求夕訴。
滿室盈門。人事叵測。胡逐胡馳。矧茲喪亂。萬代一時。思

子不至疑于遠行。六合同寢。子夢先醒。望雲壺。嶠雪涕。滄溟人亦有言。九京可作。冷署青尊。荒城夜柝。倘子重來。云胡不樂。

李九

李九者。贛之青口人。邑人罕識其名。聞李九則無不知者。兄七與鄰人訟隙地。縣官索賄。七弗與。鄰人賂之。繫七典史署。朝暮逼迫。繼以榜掠。飲食又不以時。至七憤而繼時。縣令吳蒞元典史。費長春也。九方午食。聞七死。掀案而起曰。所不與兄復此。餓者非丈夫也。投狀海州。

州不爲理。控諸監司。仍檄州九念外省官吏上下狗庇。終無能爲。兄雪冤者。乃徒步入京。具狀都察院。事聞。下蘇撫集訊。九旣多歷風霜。又到省。貴體日受挫折。瘡疥發於腹背。臥病中。惟祝七寃得雪。卽身死無憾。九婦聞之。日夜涕泣焚香告天。求夫生還。願以身代。而蕊元長春賄屬承審官。責九健訟。鞭笞慘毒。身無完膚。九忍死不少屈。蕊元等度終不可威脅。因屬其素所親信者。就旅舍置酒召美伎。反復開陳。餌以重利。九始終閉目不言。旣而曰。吾與若厚。不忍牽累。不然。今日之舉。

卽公堂左證也。蕊元等聞之，益懼，計無所出，乃議以毒手取九命矣。先是醫士某爲九診病，長春與相識，夜往謁之。曰：「李九必欲殺我，奈何？」因袖出餅金爲壽。醫士佯驚謝，長春曰：「不甯惟是，今日長春一命，吳公一官，懸於君手。君誠能因九病藥而酖之，報德方長，不食言也。」醫許諾，約以十日內乘便行事。會陳蓮史廉訪莅任，微聞李氏冤，卽日提案，詳摘蕊元等頂戴，將加刑訊。九則躡蹠堂上，眼枯無淚，長涕而號。蕊元等竟不能諱，盡得實情。獄具，蕊元禡職，長春戍邊。吏役正法者二人。九至是。

喟然歎曰。今而後死無憾矣。時受病已深。奄然一息歸。至半途竟卒。鉅中紳士以鼓樂迎其輓。其妻見輓觸額求死。姻黨勸慰乃歸。天洞生曰。予聞青口士夫道九事。至今勃勃有生氣。曩許秋舫爲作鶴鶴原傳。奇會兵亂未及脫稿。嗚乎。九不以生死負於其兄。今秋舫甫亡。震鈞蒼黃戎馬間。乃不克踐文字之諾。倘亦九之所羞與。

張炳垣

張繼庚字炳垣。江寧諸生。粵賊初破江寧。炳垣欲自盡。

託而曰徒死無益遂降之改名葉子法處之機匠館中

同郡吳畏堂初客漢口與漢陽令趙公

德輶

故相識至

是吳亦陷賊而趙公擢授江甯府炳垣因與畏堂謀暗
守門賊通書趙公約內應趙爲言於向公計之炳垣先
後上書三十六函初議入朝陽門賊酋忽將守門賊調
赴他處而別遣廣西長髮者守之乃更約取道後湖以
草船伏人而進賊酋微聞之周湖築土城防範甚密
於是計不果行同謀有張沛澤者廣西人見事不就背
之去炳垣乃復與張鶚頭約鶚頭故無賴予感炳垣意

氣私結儕輩百餘人。願以一死相報。計定。炳垣託故出城。親謁向公。極陳江甯可破狀。約大兵夜集儀鳳門。則城內開門納之。公付以免死牌五千紙。定議待期舉行矣。沛澤故知其謀。見鷓鴣頭。炳垣數相語曰。予我千金。不爾當發其事。炳垣曰。吾安所得千金者。沛澤果以白賊立逮。炳垣拷掠備至。同館人曰。內應首謀。實爲張氏。繼庚此。葉子法非爲叛者。獄稍緩。而秀清改命賊酋胡元偉承審。元偉者。故廬州太守。陷江忠烈公於死。而以城降賊者也。嚴刑酷法。至燒鐵烙體。刺猪鬃乳中。炳垣憤

恨不能忍曰。他人問。吾無可取。公乃大清堂堂四品官。吾亦公親部民也。當以實供。內應事大非一二江甯人所能。皆由廣西老賊首謀。且人多。吾不能記。請以簿至。胡顧左右取僞官冊。炳垣指一廣西人曰。此同謀者。卽逮其人殺之。又指一人曰。此知情者。又殺之。殺至三十餘人。秀清曰。已矣。墮其計矣。彼所指皆老兄弟。非實情也。勿復問。遂用重裂法。繫炳垣手足及首。鞭五馬而馳之。左手右足先斷。首次之餘體。又裂爲二。觀者皆掩泣。鵝頭聞之曰。嗟乎。吾旣以死許張公。畏禍食言。非丈

夫也。且張公以數言殺賊數十而不一語及我。望我成其志耳。我必圖之。時賊衆稽察嚴密。各城增設木柵數重。及期。鵠頭率其黨殺守門賊七人。而無計越柵開城。官兵夜至。不得入。明日賊中大索殺人者。久之無左驗。事將寢矣。鵠頭過所善沈獸醫。飲酒酣。大言曰。前日大難七人者。我所殺也。獸醫首其事。復殺鵠頭。自是城中無敢謀內應者矣。後獸醫以事出城。鄉民戮之。沛澤卒亦見殺於賊云。天。河。生。問。諸。李。芝。生。曰。張。先。生。上。軍。門。書。率。用。芝。生。代。傳。三。十。六。面。存。其。廿。四。他。日。謀。爲。刊。之。

當夫嚴刑逼供之日。豈不知一死無所逃免哉。然而骨肉齋粉。忍死不承。冀萬一獲全。猶有後望。卒用計殺賊多人。而後罷。可不謂烈丈夫哉。機事不密。英傑淪亡。又爽然失矣。

楊漕帥

漕帥楊登雲先生。善詩工書法。墨梅繁秀。生動筆有古姿。居京師時。性不諳俗。衆以迂怪目之。意泊如也。莅淮後。手不釋卷。尤好培植士類。見劉君勤伯及家兄月清。文期許甚殷。震鉞入都時。戒以長安結納。首重黃金。

黃金不多交不深。有志者開戶讀書。毋庸僕僕爲也。防堵揚州倉猝退守。實爲白璧之瑕。時先生年已八十餘。壽考亦足累人哉。

錢江

錢江字東平。浙江監生。小有才口。多大言。嘗客廣東。坐法戍新疆。遇赦回籍。游說公卿間。當雷公以誠辦理糧臺。駐節邵伯埭。江往投之。歷言用兵理財諸法。公大悅。辟置幕府。相需甚殷。時江北兵勇萬餘。儲胥孔棘。公雖以轉餉爲職。實無所措一金。江爲畫策。疏請空白部照。

勸民捐輸。隨時填發。往者百姓報捐。或踰年不得護符。則意興索然。至是朝納白金。暮榮章服。故富商巨室。踴躍輸將。又立釐捐法。諸賈人末作賣買。積貯諸物。及商以取利者。出入一錢。官取其釐。分別城市大小。居者立局行者設卡。窮民小本經紀者免。故商賈不病而大有裨於餉需。軍興十餘年。各省仿行。源源不竭。卒成勘定功。其事創行於雷。而其議實倡始於江。嗣後官吏待缺者。視爲利藪。設局日多。立法日廣。胥吏僕役一局數十人。大者官侵。小者吏蝕。甚至石米束布。搜括無遺。則非

立法之苛而奉行者不盡善也。雷公旣得二策。軍用日饒。公私交裕。又使江與同幕五人親赴下河督勸捐納。不從者脅之以兵。時人畏之。目爲五虎。江自恃其能。氣燄日盛。屢以言語相侵侮。雷陽服之而積不能平。一日會飲行營。持議不合。兩不相下。雷忿甚。聲色漸厲。江怒擲盃起曰。卽不然能殺我耶。雷亦拍案曰。卽殺汝敢有何言。立叱左右牽出斬之。鹽知事張翊國者。英年勇敢。素爲江所輕慢。銜之至是。得雷公令。掣劍而行。殘酒未終。江頭已獻。乃以江恣肆跋扈。將謀不軌。入奏焉。天河

生日論者曰錢江有可殺之罪雷公非殺之之人。嗚乎。豈不然哉。宜黃黃樹齋先生贈江詩云。渥涯天馬慎飛騰。終見雲霄最上層。氣概可想惜乎江之不知懼也。予嘗奉檄勸捐。預出空白照示人。鄉民擁貲者見之欣欣然喜而相告。雖甚慳吝。不自覺其錢之出於囊也。於是服江之才者。一聲捐假手商賈。實則取諸買物之人。商民轉得藉口增價。故人人欣然不以爲苦。於是服江之才者。二可殺之罪。或亦有天道焉。雷公旣坐他事免官。寓居清江普應寺。茹素諷經。藉資懺悔。江淮間讀釐如。

雷呼公爲釐祖

紀事雜作

初予客豐工。饑民鼓譟。里人傳予被害。叔兄驚愕。馳赴
清河。得書乃止。及予抵贛。而伯兄病危。時嚴冬。河水皆
冰。陸行還家。幸而無恙。呈叔兄句云。竟與諸昆見。猶將
夢境看。傳言互生死。相對失悲歡。世事不能語。吾廬何
可安。休爲後來計。此會已艱難。聞粵賊入鄂。送友南還。
云。乍喜湘陰捷。驚聞漢水圍。江南漸搖動。河北况流連。
草木悲生意。山川倚暮暉。鄉園竟何似。淒絕送人歸。江

千紀變云西南雲氣鬱悠悠戰伐頻年苦未休地勢漫
憑疆域險人心先有亂離憂潯陽九派從天降漢上干
營縱騎遊聞道金陵半遷徙尙書早爲堵江流鯨翻天
塹走風塵虎踞鍾山泣鬼神千里樓船經劫火一旬旗
鼓犯勾陳安危半壁封疆寄遷轉三朝故舊臣能說
聖明輕付託原將忠義屬斯人壯懷清節憫時艱曾列
先皇侍從班涕淚出師眞死別旌旗齎寇竟生還畫梁
春燕巢林木中澤哀鴻滿市園獨有嘉謨能入告寵
恩新自鳳城頒先是鎮揚軍中疏陳攻城方略首恃

火器得旨用雲梯進攻不許轟擊致傷百姓又賊據揚州大吏請決洪澤以灌之上軫念窮民不許予作避兵詩云憶昨廣陵破大吏捷足趨驚塵動淮海肩轂交街衢十千買一舟半萬買一車不識誰家子輿馬紛長途健兒五六十執械供馳驅貧窮亦性命誰能安故居跌蹶老攜幼涕淚妻隨夫平時閭閻秀蓬垢走路隅出門不忍視白日慘爲紆驚魂魄未定道路爭傳呼河臣奏良策擬決高家湖兵戈或不死太息吾其魚煌煌聖明詔不忍傷窮閭感激涕零落轉歎蚩氓愚當時

禍亂起萬變頃刻俱重臣棄疆土何論守牧餘忽聞神
明宰乃在清河吳安集張皇衆殺戮奸宄徒夙昔一方
望籌策何乃迂倉猝失形影平定功勞殊石城篇云石
頭城中鬼夜哭白晝妖狐怒張目達官惜死走入城不
許逃亡小家屋鍾山秦淮忽破碎黃巾赤眉肆追逐金
銀在壁窮搜求雞犬與人並屠戮沿江郡邑悲繹騷紛
紛徵調何其勞亦有 尙方 賜刀劍利刃不斬江中
蛟華屋縱橫走精魅白日慘淡號山魃鳳凰麒麟不世
出芝蘭蕭艾同摧燒我欲飛身叩天闕虎豹熊羆勢森

列五雲宮殿高復高。浩蕩煙塵蔽明月。但聞白屋供壺
觴。幾見丹心誓建節。長江如龍天上來。潮打空城日鳴
咽。江表近况略見一斑。

金壺遐墨卷二目錄

鉢池 黃鈞宰 天河

大錢

車蘭雪

劉李交

祈雪

銅版

鐵礦

祖錢

鈔票

張保

門外漢

俗人

帥石芝

烏塔二公

浦上園亭

魚龍

小兒

跛足

附軍營近事十六則

五采帆

鐵鎖

仙桃鎮

蛇山

指配

義妓

考試女子

陳氏女

女賊

男妾

妖術

諸色人忠義

易伏

石鐘

鳧雁

反令

鄭通判

吳逸香

性理

南行

長蛇

犬

賊酋內亂

北軍凱旋

金壺遊墨卷二

鉢池 黃鈞宰 天河

大錢

咸豐五年秋道過清江聞車聲麟麟然來視之錢也問何爲曰鑄錢曰曷爲以錢鑄錢曰帑金不足官府費用無所出今煅制錢爲當十大錢計除工費十可贏四五則何爲而不鑄是年冬再過清江聞車聲麟麟然來視之大錢也問何爲曰鑄錢曰曷爲又以大錢鑄錢曰大錢不行報捐者買之當十祇值一二今煅大錢爲制錢

而又小之和以鉛砂計除工費一可化二四則何爲而不鑄

車蘭雪

山陰車蘭雪父官懷仁卒於任貧不能歸子雲字少蘭遂爲黟邑諸生蘭雪縱酒豪逸有詩才如歲暮句云客如馮煖一無好人似孫登百不能煖作仄聲用也贈人云千里交遊孔北海一船書畫米南宮輓人云黔婁有婦求夫諡任昉無兒讀父書皆佳少蘭敦尙風骨微少涵竊嘗寓書規之云士固不可泯泥求容亦不宜辭氣

淺露見譏。君子猶可相容。得罪小人。必將致禍。無故而得小人之禍。情固有所不甘。無端而爲君子所容。我又自居何等。生與張生立齋。吳君錦堂皆慷慨磊落士。契分較厚。故可容納直言。

劉李交

秋舫與李君繡谷爲總角交。長而同學。申之以婚姻。秋舫性直諒。繡谷柔之。繡谷和易。秋舫勸之。故二人相濟以有成。秋舫以避債故。讀書繡谷齋中。追呼者踵至。則繡谷爲之經營調解。一不以聞於秋舫。每曰。以吾處秋

舫事雖甚煩劇而無所動於心。若秋舫自理之則神明
勞亂欲靜心力學難矣。繡谷已事或不治。秋舫亦竭力
赴之。訓之如弟。不以爲嫌也。家室中間有齟齬則眷屬
互爲勸慰。務使和順而後安。及秋舫病危。繡谷適教讀
梁方伯署。十日不得書。心疑之。已而書至。非秋舫筆。蓋
憂慮未幾果得計。聞病中拍牀相念。以不得一見爲恨。
則淚下如湧泉。又選忌不能放聲哭。襟袖皆溼。每授弟
子詩。至伐木谷風諸什。及史籍所載朋友交誼。死生契
濶之故。輒哽咽不能止。方伯課子素嚴。終歲無閒日至。

是感繡谷意趣歸里以抒其悵。既至先詣劉氏撫棺大
哭而後返於室。已爲卜日視電安言於富室厚賻之。存
典取息爲秋舫妻女度日費。又輯其詩文待刊焉。繡谷
故善書。屢試京兆。躍然將復往。至是屏棄楮墨。絕意進
取。後數年亦卒。鉢池山農曰。予浪遊南北近十載。所見
友朋交際如劉李者。蓋鮮。求以酒食徵逐。羣居笑言。始
終無間。不及於利。則今日所稱道義之交矣。古有范張
今有劉李。違衆獨行。宜其死也。

祈雪

清河冬旱待澤方殷。一日子訪勤伯於

大公留飲。

時杲杲日出。大寒天氣如小春。席間出祈雪詩見示。中有省躬自知下吏罪。回天妄冀明神慈等句。愷惻之忱。流於言表。方談笑間。片雲自東南來。頃刻彌漫。則六出花飛。漸積寸許。公自詣庭階。團雪與公子爲戲。衆皆異之。謂滕六太顯神通。翌日子往鍾吾。自桃源以西。晴明如故。不謂爲誠感不得也。

銅廠

雲南銅礦。夙聞之不悉其詳。錢塘吳仲雲官滇時。有廠

述四首具見利弊。節其要云：華楹具百戲，雕俎羅八珍。指使諸僮僕，佩服麗且新。問官所職掌，曰銅鐵錫銀。朝上一紙書，幕領十萬緡。會計足課額，可以娛嘉賓。勿謂官豪華，視昔官已貧。頗聞有某某，憑陵居要津。積金北斗高，歌舞難具論。歌舞豈不歡，世事如轉輪。朝廷固寬大，國法亦以伸。事過三十年，殘魄含酸辛。官今當黽勉，富貴天所令。鳩卮與漏脯，智者終逡巡。哀哉銅山下，乃有餓死人。其一 滇厥四十八，寶路區瘠肥。媼神豈愛寶，苗脈有盛衰。攻采矧云久，造物亦告疲。甯台與湯丹，

二廠最大。今亦非曩時。小廠益衰竭。徵課熾若馳。何從獲硬
硃。硃謂之礱礱石堅為硬。間或得草皮。浮淺而少者。雞
窩不滿萬。雞窩出。餓鞘亦何為。餓鞘有。苗無礦。長菱入龍窟。水
洩費不貲。硃有積水百計。年年告缺額。呵斥安敢辭。我
聞古銅官坊。治各有司。方今吏事繁難理。如亂絲。况復
昇厥政。殿最較銖銖。既耕復使織。誰能劑盈虧。上贍九
府。供下給家室。私官私兩不病。治術其庶幾。其受事不
其爭。厥長凡有七。有客長課長爐。錘手與砂丁。是皆長
所帥。有犯則挾之。晝夜戒無逸。帕首縛一燈。行若緣縫。

陶猗不足賢。百貨日麇集。優倡肆妖妍。荒荒蠻瘴中。聚
若都市闢。聞者饒涎垂。擾擾蟻集羶。咀囊出黃金。一擲
虛北填。所願倘不償。家室徒蕭然。妻孥難存活。伴侶空
相憐。不如扶犁好。猶得守薄田。請看足穀翁。饑飯飽即
眠。其四世人第愛孔方。豈知孔方來慙。如此艱難。彼視錢
如命者。知之矣。

鐵礦

滇南銅廠既不旺。又以長江賊阻。運載維艱。乃議於熱
河。試行開採。得銅三萬餘觔。銀礦升課銀萬兩而已。北

拉芬太試煉鐵礦入火不鎔時戶部鼓鑄鐵錢待用孔
急於是設局採辦計兩年買鐵一千三百萬觔而鐵錢
遂行於都中較之常十以上者民轉便之同時皖北行
用小錢鵝眼綆環復見於世百錢不過二寸許第出省
卽不行馬蘭鎮並鑄銅鐵大錢協濟兵餉兵丁行使亦
不便小旣不行於遠大又不適於時可知錢幣自有定
衡不然利之所在孰不趨之哉

祖錢

宗侍御

稷宸

有變通錢法一疏大意在尊制錢以平銀

價擬以順治康熙之青銅錢照廣西及湖南衡永等府行用桂字錢之例以一文當兩文卽抵銀兩釐雍正乾隆黃銅錢抵銀一釐五毫嘉慶道光及近日所鑄和鉛較多抵銀一釐以上皆定其稱曰祖錢輪廓無缺概作銀用上行則完賦報捐下行則給俸發餉昔謂無銀者立變爲所在皆銀則銷化制錢之徒不禁而止擡高銀價之弊不期而平矣所議似甚通達錢法之貴乎適中者慮私鑄多而利權分也如此則私鑄必不得利顧所難者上行耳

鈔票

軍興之初。釐捐法尙未通行。饑膏時絀。軍士有脫巾之慮。司農則仰屋而嗟。乃議製鈔票以濟之。而南河先請數萬。其式以堅厚白楮。界爲兩方。飾以紅綠。上方具載通行條令。下方載銀數年月。以代河餉。河員得之。與大錢之當百當五十者。分發各州縣富賈典商。易制錢商賈無所用。則賣諸報捐之人。十錢祇值二三。自捐局以外。皆不收。非惟民不信官。卽屬員亦不信長吏。故曰難在上行也。而無本之券。不待言矣。

張保

閩浙海盜最劇者曰蔡牽張保。牽前就戮。海洋安謐者久之。及保猖獗。屢勞王師。力竭請降。授官至參將。先是粵督百齡公貽上元董益甫先生詩云。嶺南一事君應羨。殺賊歸來喫荔支。至是先生覆書云。昔蒙贈詩。當改一字。爲撫賊歸來也。百公默然。保供職既久。有擬薦擢總兵以示羈縻者。桐城姚石甫觀察言於大吏曰。保無尺寸功。窮蹙乞降。官至三品。國恩寬厚至矣。再加遷擢。何以服奸宄。不如以海洋緝盜責之。有功則遷。罪

不爲濫有罪。則降調不爲苛。保卒以此計奔走海上而死云。

門外漢

長洲彭詠莪相國。未由館選。初被協揆。命謝恩。摺云。登揆席。而未經詞館計。本朝不過數人。由部曹而游陟綸扉。在微臣甫逾廿載。宿南廳。帥石芝太守云。舊制大學士莅任。皆詣翰林院署。入登瀛。門降輿。諸後輩長揖迎之。先是有某公者。亦未經館選。而大拜。將至院署。諸詞林序立門內以待。而某公於門外降輿。拱手自

全唐詩話卷之
稱曰門外漢也。

伶人

京師宴集非優伶不歡。而甚鄙女妓。士有出入妓館者。衆皆訕之。結納雖伶。徵歌侑酒。則揚揚得意。自鳴於人。以爲某郎負盛名。乃獨厚我。伶持嬌態。飾風雅。聞有善畫名者。必索之。某公善畫。王花卉。酬應日煩。厭苦特甚。一日有巧伶索畫。伶故以色藝噪。一時他人所欲結交。而不可得者。某乃自出。買絹欣然。搦管聚精。會神。惟恐不工。且速也。旣成。冒雨攜贈。伶道謝曰。我戲言耳。乃竟

煩公某甚。謂自今納交。庶幾心藏不忘矣。越數日。復往。一語不發。而令於冰久之。乃請姓名。若不相識者。某悲而返。自是痛惡伶人。

帥石芝

石翁言其先人承瀛公官京師時。遇有文酒之會。呼召優伶者。必不赴。不知而至。則入座輒近。同列強之。卒不顧。此與上元董制軍教曾赴江督宴。聞劇不入。金華戴司寇敦元赴浙撫宴。攜織獨歸。同一清德。近有某公略相類。特時流不笑其迂。卽啞爲怪。非人情不可近。一語

蔽之矣。又自言官袁浦時。職位微薄。未敢峻拒第耳。不聽聲。目不視色。終席而散。不交一言。亦可謂和而不流。善處時俗者矣。時桃李再花。麥苗冬實。節逾長至。蟲飛薨薨。石翁五十年未之見也。

烏塔二公

廣州都統烏蘭泰公。謀勇兼備。屢著戰勲。略載浪墨中。顧性急氣盛。時時涉險。輕賊同僚。或戒之。則曰。人死。不盡由賊。不見賊。亦不必長生。人人明哲。保身誰爲。捐軀報國者。最後與向公合擊仙回嶺。大雨不止。軍士餒。

其議收隊以待明日。夜五鼓，陰雲如墨。都統忽自率小隊入山，掩賊不備，向公間之疾飭諸鎮接應。山徑崎嶇，未及列陣，賊衆冒死衝突，致陣亡總兵四人。都統竟以轍中流礮而薨。天下惜之。都統薨而麾下火器營護軍塔齊布公以敢戰著勇，略埒於都統。每臨陣，背火銃一腰刀二，手長矛套馬竿。怒馬獨出，戎親兵不必從。從亦無能及者。尤好逼近賊砦，覘形勢，見賊輒怒目切齒，口角流白沫。若將生啖賊者。賊自金陵泝江而上，通道於湖南、冀與廣西老巢，聯爲一氣。公以千數百人破賊十

倍於湘潭。殲斃斃溺斃以萬計。賊始沮喪而返。最後率壯士二十人助攻小池口。馬驚失道。鄉民知公名。留匿其家。時歲除前一夕也。明日大營遲公不歸。馳騎偵之。不見。洶洶失所倚。夜半忽聞鄉民送公至。諸帥驚喜。跣而出迎。握手相勞苦。公第曰。饑甚。速飯。我各營軍士聞之。皆躍出歡聲如雷。飯罷已元旦矣。其爲時所倚重如此。未幾以積勞氣脫薨於軍。公少於都統數歲。卒年未四十也。

浦上園亭

六年丙辰春讀書海道署署之東有小園早暮行吟廊
迴檻曲板橋疏雨春漲初生度橋循水榭而南爲文閣
池北有軒翼以山亭額曰蓮湖理楫前觀察周君聽松
筆也浦上園亭以河帥署中爲最池廣數畝疊石爲峰
有荷芳書屋聽鶯處恬波樓頗極水木之勝張公芥航
督河時與同人觴詠其間傳爲韻事其後麟見亭先生
愛士喜詩猶有儒雅風流之概近日徵歌角飲如故而
風徽遠遜前人矣

魚龍

民有得魚長不及尺。金目而廣鱗。將烹。隱隱見四足。或曰。龍也。懼而放諸河。臘八日雷震。龍見於西南。談者謂迎此龍上天也。

小兒

邳州人負一小兒。兩首共頸。胸腹不分。四臂兩足。面相向。欲見者人與數錢。或白縣令。笞其人而逐之。此則弟輩目覩。與談龍者異焉。或問邳人曰。兒若所生耶。曰。然。曰。罪不在臀。

跛足

胸陽士人某妻。跛一足。伉儷數年矣。及登鄉舉。而年未及壯。自念前途尙遠。世寧有跛足夫人哉。朝夕折磨。妻以悲鬱死。續娶某氏。姿亦平等。雖凌波穩步。而積有違言。已而士有母喪。州尊往弔。急率子弟趨出。跪送將踰閭。自履其衣而仆。及起。骸足腫痛。不良於行。自是拄杖出入。居然跛矣。

附軍營近事十六則

五采帆

官兵之再復武漢也。沿江賊檣林立。逆酋驍健者以

五采飾帆。粲若雲錦。楊提督載福分水師爲兩班。上下抄擊。並懸重賞。能獲賊五采帆者。錢十萬。軍士奮力。駛入頃刻。獻采帆六。賊勢不支。縱火焚之。延燒火藥大船。霹靂一震。衆船皆飛。血肉雨落。賊屍有墮至對江者。

鐵鎖

蘄黃以東。有半壁山焉。孤峰突峙。俯瞰大江。一夫當之。百人沮愕。賊於山下置橫江鐵鎖四道。北達田家鎮。護以木牌。夾江築堅壘以守。羅公澤南率諸軍攻。

之賊酋坐將臺督戰。龍旂黃蓋。勢張甚。公戒士卒勿
輕進。待賊銳既竭。突起急攻。賊多觸石墜崖死。水師
乘勝以洪爐大斧。鎔鑿鐵鎖。燔賊舟以千計。火光夜
照數十里。賊潰。田鎮平。

仙桃鎮

鎮屬沔陽。同知林天直攻之。殺賊方酣。突有悍賊偏
體插刃。繪面挂髯。解甲若厲鬼。馬上手長矛。狂呼入
陣。烟霧迷漫。遙望從賊有躍身空際。高至數丈者。
紛紛然飛舞上下。衆色爛然。我兵駭異。天直倉皇搏

戰。猝受重傷而死。事後詢之逸賊。則拋擲婦女衣服。以疑之。又縛少女長竿上。艷裝綵服。佯作指揮狀。不知者遂驚以爲神。

蛇山

粵賊三陷武昌。副將王國才自九江率隊來援。夜半抵省。不知城之已失也。呼於望山之門。賊啓門納之。亦不知爲官兵。直至蛇山前。彼此問訊。始悟。殺聲大起。國才慮孤軍深入。寡不敵衆。且戰且退。退至城外。結營焉。

指配

賊據金陵立女館以廣西蠻婦監之。夫妻母子不得見。及賊糧將罄。盡驅無色者出城刈稻。實則縱之使行。踰月又下指配之令。設僞媒官司其事。凡男女年十五以上皆報名。高格者配至十餘人。以次遞減。然祇許月晦同宿。餘日不得犯姦。或老夫得女妻。或狡童獲鳩母。顛倒排勒。飲泣含冤。上元吳家楨詩云。六軍女館重關防。廿五嬌娃聚一房。輪盼今宵逢月建。滿城飛徧野鴛鴦。指此事也。今初下投繯墜井自刎。

服毒者不可數計。予友俞述之訪其姓氏已及九百餘人。

義妓

癸甲撫談載揚州朱九妹年二十才色雙絕兼善書算賊得之獻於秀清寵愛備至朱私誓不與俱生暗以砒霜毒之未遂而死近聞金陵李氏女選入偽宮藏寸許小刀於髻內伺秀清被酒酣睡直刺其喉秀清適轉身誤中左肩立呼左右剝女皮懸竿焚之烈哉閭閻之英也獨秦淮妓女王憶香者爲僞都督施

姓所得。倖爲歡笑。醉以酒。抽刃殺之。而自經於後樓。則尤爲罕見者矣。

考試女子

粵賊脅令士子應試。亦分別鼎甲翰林諸名目。花冠錦服鼓吹遊街。少有知識者輒逸去。後又考試女子。取傅善祥爲女狀元。榜眼鍾氏。探花林氏。招人僞府令掌簿司批答。

陳氏女

南方女子多善文。北方女子多善武。風氣使然也。賊

將黑力虎者驍健絕倫。及入河南。有蔡姓占卜者。謂曰。北去逢溝。必喪大將。賊不聽。恃勇獨行。明日抵陳家溝。遇教師陳翁。率二子環而攻之。搏擊良久。陳父子敗歸。賊追至其家。相距數武。望見陳已入後室。忽門右突出一鎗。直刺其股。則一女子年祇十六七耳。賊仆梟其首而埋之。

女賊

女賊蕭三孃。僞稱元帥。年二十餘。長身猿臂。能立馬上。左右射。鎮江失守時。率女兵數百登城。見者駭異。

又蕭朝貴妻洪宣嬌亦騎馬臨陣第祇作壁上觀不能交鋒或云蕭三孃卽朝貴妹與其妻皆侍秀清洪逆明知之而不能禁也

男妾

賊擄幼童年十二三以上者六千餘人盡行閹割而誤去外腎死者十六七秀清選其姿色秀麗者傅粉裹足着繡花衣號爲男妾如侯裕寬李壽春鍾啓芳王俊良等皆極妍美有巧思能以側媚得諸逆歡久而出入簾幕漸與僞妃嬪通狎褻幾不堪言諸逆縱

之以爲樂

妖術

賊衆臨陣詭秘百出。官兵疑有妖術。實不盡然。惟湖南徐某素習辰州教法。從賊爲軍師。臨城對壘。屢攻不破。卽用方桌數十。疊架爲壇。披髮仗劍。禹步焚符。謂之借霧。旋有雲氣騰空而起。離地二三丈。官兵自上視下。模糊不可辨。賊遂乘勢仰攻。其後徐某及徒黨二人震死。開封城外。

諸色人忠義

舟子阻行。伎女進海。前已略載一二。又開封藥肆王謨者。素善擊刺。當省城被圍時。奮身躍出。與一紅衣賊短刀相接。良久未決勝負。榮升班伶人胡姓見之。持矛而下。乘賊不防。直刺其胸。刃出於背。旋有繡龍巾騎馬二賊奔至。王胡鼓勇直前。復斃其一。江南僧衆恨賊毀滅寺宇。糾集數百人。伏山谷間。伺賊出入。約期並舉。會爲偵騎所見。殺戮無噍類。杭州錫箔匠集黨乘賊散竄。追殺多人。江甯南門外米商聚集義勇協力拒戰。亦殺賊千餘人。及賊勢日衆。乃各避去。

懷慶監犯自言能視草色破地雷沿城掘得十數處
皆用縣被包裹火藥多至石許以竹竿暗通引線於
數十丈外表明府請免其罪以銀兩衣服酬之此固
惡貫滿盈普天共憤抑可見鄉民食毛踐土尙能激
發天良也

易伏

九江賊出西壩伏隊於八百坡後之茶庵李廉訪
賓帥兵繞道譚家坂先敗其伏而伏我兵於其處
隊迎敵且戰且走將至伏所賊不知其伏之已敗夫

也○意氣揚揚○以爲得計○及伏起○乃見官軍倉皇潰奔○
掩殺無算○

石鐘山

山在湖口縣扼外江內湖之要○賊衆悉銳守之○我軍
水師爲所間隔者三載有餘○李公遣將力攻湖口○調
湖內舟師冒死衝出○結陣於山前○公自率偏師揚言
進剿宿太間中道折回○乘夜渡江○繞至湖口山後○搗
其偽城燔石鐘山賊巢巖壁皆赤○賊至死不知此軍
何自來也○

鳧雁

向張二公追賊金陵城外大勝者十餘次鄉民不知
戰略事後跡之但見頭顱墮地如落瓜屍骸枕藉如
束葉隨潮出港泛泛如鳧雁而已

反令

揚州曹孝廉從軍皖北言主將馭兵極寬賊之掠營
而過也主將下令曰急出隊三令而士卒莫有應者
則反令而止士卒採民墓木爲薪民曰毋擾我墓我
給若薪不聽互相爭鬪營中洶洶將往助主將下令

閉營門曰敢有出營者斬三令而士卒踰壘而出則反令而止

鄭通判

廣東顧竹城同年攝長洲令有福建鄭通判者以盜劫財物父被殺死擊鼓鳴官問被盜時通判何在曰前一日出門探戚今晨甫歸息足茶肆中遽聞此信故來報父名揚旌由舉人兩署鎮洋嘉定縣事時罷官僑寓蘇州也顧卽往驗揚旌裸身仆廳上腦後刀傷入骨腰脅間復有數傷徧搜樓上下無他形跡將出過井上蕉扇

浮焉左右起之。血污衣袴。咸在顧心。疑不類盜殺狀。命通判棺斂其父。而使入陰往覘之。草草無戚容。密召所探戚至。亦謂通判實未往。明日盡拘寓中人。訊諸內廳。嚴刑以待。多方誘脅。始各吐實。則揚旌之死。通判弑之也。揚旌性吝嗇。待家人奴僕尤刻。衆僕語曰。家有一條釘。不隨鄭揚旌。其致怨如此。通判疑父多金。乞取不與。寓主人周氏貧而求助。亦不應。僦居宅內西偏。蘇人朱甲者。賣繡爲生。揚旌又短其值。通判知二人心怨其父。乃與朱甲謀。使周氏助已殺父。其分財物而逃。及期。揚

旌方避暑獨卧縣事中通判乘夜啓門入朱甲甲與周各手器械而通判自握長刀揭其父帷父張目躍起曰汝喪心耶奪路而出周氏橫械當門繞屋三匝將上樓其子自後斫之仆甲繼以挺挺短不力通判慮其不死也又加刃焉獄具通判凌遲逮朱於杭州與周氏斬絞有差問所得則百五十金而已鉢池山農曰石言豕立不爲妖狐鳴鬼嘯不爲孽是乃真妖孽也其人則聞其事則蘇宜其亂已

吳逸香

佛雲以眉子硯故名所居曰硯綠龕寶之若拱壁已而
攝令吳江適爲小鸞故里下車大喜即訪葉氏後人脩
墓立碑招魂取影並刻其疏香閣遺稿而以同人題詞
附之曩所謂緣於今乃驗集中題南北曲者祇予與琴
川吳逸香女史二人逸香作音節悲涼風神絕世晨夕
諷誦自愧弗如嘗屬錢君吉生作聽真圖以識嚮往詞
云塵海滄桑如過鳥往事憑誰弔仙雲跡未消千古傷
心美人香草一硯認前朝是名媛當日閨中寶步步有嬌
時對明窗閒譜遊仙調有時捲疏簾戲將眉葉描你看

櫻桃閒落幾昏朝。又是寒食東風斜。照誰解道昇天成。
佛任逍遙。祇隣他。曇花幻影增悲悼。醉扶落日松陵百
道。歎荒煙蔓草。遺塚蕭條。桃花三尺艷魂銷。垂楊幾度
號鶯老。春山翠黛。秋風野蒿。綠波明鏡。羅裙細腰。珮珊
珊。應有芳魂到。袍皂羅遇這謫仙人。讀生香舊稿。一片石
珍似瓊瑤。仙魂招取。把亭亭情影描。又護得孤墳好。硯
綠盃裏。憐才懷抱。仗海內詩篇。把幽恨銷。好姐愁紅慘
綠。知多少。誰值得才人傾倒。也算是薄命青娥。有下梢
聲。嘗於淒風冷雨。木葉打窗時。按拍歌呼。輒爲墮淚。何

其哀感之至於斯也。

性理

童試之有性理論。自陸建瀛疏請始也。咸豐初。朝廷
嚮意理學。建瀛疏言。學臣考試。宜增性理論一篇。以示
明心重道。闡發聖學之意。章下直省。學政著爲令。豐工
再決之歲。上命建瀛視河。駐工次。建瀛知南河積弊
深。所在殫敝。卽工成終不可保。而粵賊初犯湖南。距江
境遠。自請獨任討賊。豐工付諸河臣。十一月。奉命。七
日而返金陵。調餉徵兵。歲暮就道。歷二十餘日。甫抵九

江寧賊大隊已至前鋒未及結陣而敗建瀛遽斬維鼓
執東下乘暮人省垣時諸生待試者琅琅然高誦性理
未休也其後建瀛子東垣官江蘇同知避寇江陰與百
姓爭道鳴其爵里衆曰汝陸子耶求之不得乃自首也
競前捶之而斃或曰性學之興客有著說迎合建瀛者
投契逾分由是挾總督以令守牧橫行於邑中蓋陸以
性理獻而言計遂客卽以性理投而權勢行宋儒之饋
餉厚矣哉

兩行

予浪遊數載。惟丁巳度歲家中。鄉黨清况愈甚。延及夏。
五家兒。拔丹招同戚友會飲。時風雨慘淡。氣寒如早春。
感賦絕句云。庭陰微覺酒盃涼。風定遙聞麥隴香。同向
絲絲求續命。滿城寒雨度端陽。後三日將赴雲間。道過
揚州。城外紅樓盡成焦土。存五律一首云。江北繁華地。
昇平二百年。暮城魑魅隱。危岸蠲礪懸。萎樹無棲鳥。新
炊有斷煙。似聞殘照外。笳鼓動江天。時瓜鎮均已克復。
迥非舊觀。瓦礫荆榛。淒涼滿目。三汊河經高冥寺故址。
句云。南狩行宮佛寺旁。斷垣殘碣入蒼茫。江沈塔勢

連雲暗營接湖聲。帶雨狂。世上蟲沙。歸浩劫。法中龍象。
誤空王。幸看大地山河影。重被中天日月光。又由瓜洲。
放舟至鎮江云。六年梗絕瓜洲路。浩浩滄波戰氣昏。火
燼樓臺銷毒霧。潮迴雲日見江村。却看鐵甕帆齊指。未
到金陵氣已吞。從古進賢蒙上賞。黃金應鑄向軍門。常
州城外聽人談。軍中近事云。月照千營雉堞高。清尊美
酒泛蒲萄。珊瑚枝葉皆金玉。鷹隼風塵一羽毛。談笑得
官驚婦孺。亂離行路畏錢刀。星垣昨日詞曹出。猶說
官廷肝食勞。將別蘇州答友人云。虎邱山色對蒼茫。風

物清和野興長。縱酒漸爲時輩棄。斂才方悔少年狂。雲
霄唳鳥誰能聽。溪澗遊魚盡可傷。瀕海孤城在天末。逝
將高詠寄滄浪。青浦道中云。揚州城郭白門山。處處烟
塵物力艱。終是江南風日好。綠疇如畫桔槔閒。時成豐
戊午五月下澣也。

長蛇

粵賊殺人如草。卽物類遇之。亦無有免於死者。習慣使
然也。江寧陳丙爲賊所掠。與同攜十數人。閉之館中。大
蛇出於壁下。長幾二丈餘。有繼賊年十五六。揚刃將下。

丙護以臂蛇竄去。賊曰：汝庇蛇，卽斫汝。丙曰：必不可免，無所逃命。乃笑曰：戲耳。扑以刀背而去。是夜丙夢長身青衣者，語曰：賊以某日出隊，視其外貌雖惡厲而中心怯亂，其防範恆疏。君擔行囊尾其後，必可免也。及期，丙從門隙窺之，則餼糧衣服行竈器皿擔具以從者甚多。如官兵之有餘丁者。丙悟趣同人襪被打包而出。出者半畏賊而不敢行者亦半，賊衆目之，不問及門。門者亦不詰。丙心竊自喜，顧念賊衆北行，必與官兵接戰而已。與諸人者日暮途歧，惴惴然不知所往，忽見大蛇出自

草間。昂首。視丙。向東。疾竄。約及十數步。又回首。候丙者。再丙與同人姑從之。竟免於難。

犬

五月望日。河帥行香回署。文武員弁咸集。有大啣物。搖尾而入。兵役嗾之。不出。徑置諸大堂而去。衆往視之。則小兒首也。李春帆曰。犬畏人者。今其目中無人焉。袁浦其亂乎。感澤曰。是或有冤。惜乎犬之出也。不使人窮之於所往耳。

賊潛丙亂

向大臣退守丹陽。病薨之二月，金陵城賊內亂，先是楊
秀清矜功攬權，驕恣自大，日以聲色誘洪逆，深居偽宮，
奉之以萬歲之名，禁不得見人理事，而秀清稱九千歲，
諸僞王以千遞降，賊衆且憚且嫉之。至是秀清欲自稱
萬歲，使左右言於洪，洪曰：「何以稱我？」秀清不得已，乃減
爲九千五百歲。是時僞北王韋鎮、僞翼王石達開方率
衆分擾江楚間，達開較諸賊少善，素不直秀清所爲，鎮
前自皖南敗歸，秀清不納，奪門而後入，故憾之尤深。洪
逆旣爲秀清所制，惡其相逼日甚，密召二酋圖之，而鎮

適先至。佯與秀清約議事於天王堂中。預戒甲士以擲
盃爲號。酒半發兵殺之。又盡殺其黨羽。而各室其宰。及
達開至。曰。秀清可誅。其屬何罪。鎮亦酷矣。鎮怒。更集衆
欲殺達開。達開歎曰。一山不能容兩虎。况豺狼狐鼠同
居哉。吾不忍自相殘害。使人以草寇笑我。卽帥所部乘
夜潛出。泝江而上。自是別爲一隊。歷楚粵閩浙而授首
於四川。其後秀清親屬攻殺鎮。開城二十餘日。屠戮甚
衆。城賊屢驚。設使向公而在。蹈瑕抵隙。倍易成功。先後
數月間。失此機會。惜哉。

北軍凱旋

直隸靜海之賊由阜城竄保高唐之馮官屯。歷爲僧王所敗。洪逆遣隊北援。又殲於豐單之間。勢困甚。王命築套堤引河水以圍之。屯中糧盡。賊無固心。大兵晝夜轟擊。遂破其壘。生擒首逆林開芳。及諸僞職監送京師。凌遲處死。從賊無一脫者。北軍行凱旋禮。大將軍參贊大臣恭繳印信。京城撤防。在事文武賞賚有差。賊之初起也。投琰佛寺。有見僧卽止之。讖至是果驗。天人合發。固非偶然。